

和美边疆 民族同歌

——新疆西藏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本报讯 杨子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70载栉风沐雨,60年春华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西藏地方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谱写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壮丽篇章。

为深情礼赞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成就,展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气象,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

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和美边疆 民族同歌——新疆西藏美术作品展”近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以丹青翰墨凝聚共识,以艺术精品讴歌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组织,始终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桥梁纽带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贡献智慧力量。

本次展览以“和美边疆 民族同歌”为主题,汇集来自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馆与新疆、西藏相关单位的经典藏品、特邀作品,以及新近创作的作品共计300余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种类。参展作品既有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名作,也有青年艺术家的新近创作;既有对壮美山河的深情描绘,也有对民族

团结的生动刻画;既有传统笔墨的守正创新,也有时代精神的激情抒写。通过这些作品,观众不仅能领略新疆、西藏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更能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艺术在这里不仅是美的呈现,更是情感的纽带,它以独特视角讲述新中国成立至今新疆、西藏的故事,展现了各族儿女的动人画卷,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新时代的恢宏气象。

全山石：要深入到新疆民族同志生活中去

中国美院教授、著名油画家全山石前后20多次来到新疆,新疆的热情、风情都吸引着他,更让他着迷的,是发掘了新疆这座天然的油画素材宝库。“色彩与光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疆的紫外线特别强,所呈现的颜色也特别美。”全山石给我们举例道:他在新疆的田野里遇到了一位小姑娘,她的头巾布颜色特别漂亮,像宝石一样,于是他买了一条新的头巾布与之交换,到杭州后找模特戴上,结果完全没了当时惊艳的感觉。这20多次入疆,全山石他们多是自己带着铺盖,住在当地老乡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他笔下的《塔吉克姑娘》《赶车老汉》等都特别富有生活气息,令观者动容。

当记者问到如何才能画好新疆人物时,全山石回答:我的体会是,要画好新疆人形象务必深入到新疆民族同志生活中去,我们当年带研究生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另外我们务必要区分维吾尔族人与西方人形象的



全山石 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买提
90x100cm 布面油画 2007年

根本不同之处,还要区分新疆各少数民族间的形象在造型上的区别和特征,如:维吾尔族人和塔吉克族人的区别,如果不注意这些,往往会把新疆人画成西方人,因此要特别认真观察和体验的。

(本报记者采访整理)

陈坚：探寻生命本源的朝圣之旅

我一直相信,真诚、有情感的艺术最打动人心。我的帕米尔之行拒绝走马观花式的采风写生。我参加当地人的婚丧嫁娶,尽心尽力给他们提供帮助,正是这些与当地人的情感互动,让我的绘画在技巧、风格、样式背后,自然而然地生发出艺术最真挚的美——情感。我是崇尚艺术精神价值的理想主义者,把质朴当成自己艺术精神的追求。每次穿越疆域,与其说是写生认知之行,毋宁说是探寻生命本源的朝圣之旅——在淳朴可爱的塔吉克人身上,我体会到一种人性的真挚与回归;面对白雪皑皑的圣山,我意识到个体的渺小和大自然的永恒。在这种朝圣中,我的思想得到涤荡,心灵获得净化,我的绘画也就有了质朴的精神。当然,这也来源于我质朴的性格,新疆塔吉克民族质朴的人性之美,与我的故乡山东胶东半岛大海质朴的自然之



陈坚 路遇 153x113cm 纸本水彩 2010年

美,带给我同样的心灵滋养。

(陈坚现任中国美院教授、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名誉主任)

把这块土地上丰厚的历史融入写生和创作之中

■ 肖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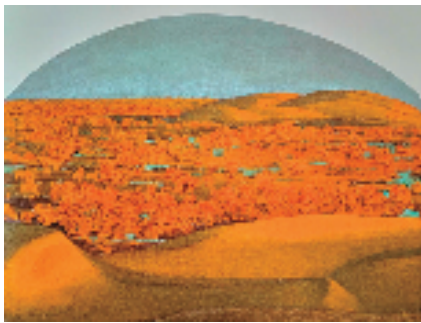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今天,我们来谈新疆题材美术创作是很有意义的。新疆题材美术创作不仅关乎新疆题材,更关乎“丝路”历史、文化和风土与人情题材表达。当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能进一步展示“丝路”沿线区域所蕴藏的文化宝藏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传递了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多样性。

我很荣幸地在25年之前,来到新疆阿克苏地区任职,有机会深入体验、了解新疆这块广袤且勃勃生机并有着极强西域风情和多元文化的土地。我感受到新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有历史文化样式与思考,我以当代人的眼光与理解,直面感受、感知新疆和历史上“丝路”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这一过程我慢慢地产生了如何在创作中表现新疆的历史与人文的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视觉强烈的又有当代审美的作品。首先我对中国艺术、“两河流域”造像、波斯细密画和以佛教为主的“犍陀罗”造像、“丝路”沿线的中亚地区的艺术样式进行较为系统的了解,然后对亚洲造型中的“空间”概念和运用进行思考,得出亚洲造型特点是以“二度半空间”呈现的,而非西方的“三度空间”。于是就有主见有主题有手段地进行大胆创作,并形成有着各种文化因素融合、“辨识度”强烈的个人风格。

就我而言,画好边疆民族题材作品,尤其是新疆这个多民族的题材创作的关键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不能以“一成不变”面貌和以“不变应万变”心态来对待创作。

如我在画塔吉克民族时,就强烈地意识到塔吉克民族的历史和生存环境。首先塔吉克民族生活在万山之父的昆仑山,此山是中华文明中“图腾”般重要的山。塔什库尔干的昆仑高原之美是东部平原的人无法想象的。其次塔什库尔干是佛教、伊斯兰教,实际上还有古老的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东进的必经之路。这就意味着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交流曾经很强烈,我又想到这个地域离西域中亚五国也很近……所以我在写生、



肖谷 塔克拉玛干 油画 2005年

创作中不仅仅在风土、风情、风景的描述上,更注重这块土地上厚重的历史感。当这种丰厚的历史融到写生和创作之中,就使得创作作品能够比较丰厚。有意义的是我深深感到:塔吉克民族很好客,但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孤独感”,这个“孤独感”我以为很是很高贵。能有“孤独感”的民族和人实际上是很高贵的。所谓“孤独感”,它不是一种五彩缤纷的,它肯定是一种平和的、方正的、内敛的、坚定的,甚至有一点凝固的。所以在创作中我比较注重人物造型的外轮廓所带来的那种硬冷、凝重、平和的气质。

在万山之父的昆仑山天空下,人是很渺小的。人自然也必须要有敬仰之情,敬畏自然。我们通过表达我们的无奈,来直白地感受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在这样一个氛围里,有这种“孤独感”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画画的人,应该努力把这个地域的文化感受表达出来,当然我的这种感受是基于对这个地域的文化的理解之上的。

当我看到某种由着主观性子而“创造”的风格和表现技法来表现、来“塑造”塔吉克民族,就感到这些创作作品与所表现的题材、人物文化精神不一致。在当下这种表现边疆民族题材的创作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表明当下的美术批评对边疆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深度不够,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对亚洲历史“活”的认识及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意义阐述不够。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